

“伊斯兰国”在印尼的渗透、扩张及印尼政府的应对

沈燕清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2015年以来,随着以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强化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域”不断缩水。为了谋求出路,“伊斯兰国”试图在中东以外的地区建立“哈里发国”,并把印尼等穆斯林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列为选项之一,不断地向该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迄今为止,学界对东南亚“伊斯兰国”问题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进行把握,具体的个案研究并不多见。“伊斯兰国”势力在印尼渗透和扩张,使得印尼政府面临诸多的挑战。

关键词:“伊斯兰国”;印尼;渗透与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D73/77.3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7)03—0009—07

DOI:10.13848/j.cnki.dnynybjb.2017.03.002

2014年6月29日,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正式宣告成立,其领导人巴格达迪(Baghdadi)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该组织以“圣战”精神和穆斯林“兄弟情谊”为幌子,争取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与参与,影响力迅速向中东以外的地区蔓延。面对“伊斯兰国”的咄咄逼人,以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不断加强对它的打击力度,2015年,“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缩水大约14%,到2017年初,“伊斯兰国”领土缩水近三成。^[1]为谋求出路,“伊斯兰国”一直试图在中东以外的地区建立“哈里发国”,并把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穆斯林人口较多的东南亚国家列为选项之一。2016年1月14日,印尼雅加达的一个警察局和位于萨里娜购物中心的星巴克咖啡馆发生连环爆炸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17人受伤,“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爆炸案负责。印尼建国大学国际安全问题专家蒂娅说,此次事件的主要动机是攻击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人,报复长期高压打击恐怖组织的印尼警方,以在印尼社会制造恐慌并向“伊斯兰国”领导层显示印尼的“重要

性”。^[2]2016年7月5日,在印尼梭罗发生恐怖袭警爆炸事件,造成一名警员受伤,该恐袭案被认为是“伊斯兰国”号召全球圣战士在斋戒月期间发动恐怖袭击的一个案例。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势力已渗透到印尼等国,对东南亚的地区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威胁。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东南亚“伊斯兰国”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①,但它们多从宏观角度研究“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概况,而相关的个案研究则较为鲜见。因此,本文把视线对准东南亚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印尼,分析“伊斯兰国”向该国渗透和扩张的背景、方式及其影响,进而探讨印尼在反“伊斯兰国”势力斗争中所面临的挑战。

一、“伊斯兰国”向印尼渗透和扩张的背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阎德学利用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来分析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成因,指出殖民时期埋下的民族与宗教矛盾祸根、民族分离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基地组织在东南亚的扩张及西方国家对

收稿日期:2017-06-22

作者简介:沈燕清(1975~),女,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 如许利平的《东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及其影响》(《当代亚太》2004年第5期)、杨凯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东南亚、南亚的扩张比较》(《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5期)、王文俊的《论伊斯兰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原因及对策》(《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阎德学和孙超的《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层累构造与演化逻辑》(《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等。

极端伊斯兰势力打压所带来的报复性反弹是导致东南亚伊斯兰恐怖主义滋长的层累式因素。^① 笔者认为,这些因素也是“伊斯兰国”在印尼不断渗透和扩张的主要推力。

一方面,印尼极端伊斯兰势力的长期存在及不断增长为“伊斯兰国”的渗透提供了内部条件。印尼独立后不久,就有以卡尔多苏威罗(Kartosuwirjo)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叛乱,并于1948年在西爪哇建立“印尼回教国”(Negara Islam Indonesia),直到1962年才被中央军歼灭,但建立回教国的思想并没有在激进的印尼穆斯林当中消失。^{[3] P111} 在苏哈托时代,“政治伊斯兰”受镇压,激进派分子如阿布峇卡·巴希尔(Abu Bakar Bashir)逃亡到马来西亚,于1993年与阿卜杜拉·逊卡(Abdullah Sungkar)成立“回教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简称回祈团),其领导人和成员有些来自在阿富汗参加过对苏作战的退伍军人。1990年以来,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积极推动现代化运动,引起重视传统的“伊斯兰极端派”势力的不满。1998年后苏哈托倒台后,随着相关政策的放松,印尼宗教激进组织沉渣泛起,流亡海外的极端分子返回印尼,在印尼建立宗教国家的思潮再次复兴。如阿布峇卡·巴希尔就重返印尼,大力鼓吹建立回教国。21世纪初期,回祈团势力达到鼎盛,其成员遍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相继策划实施了一些列爆炸事件,如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2003年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案、2004年9月澳大利亚大使馆轰炸案、2005年10月第二次巴厘岛爆炸案及2009年雅加达利兹卡尔顿酒店和万豪酒店爆炸案等。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后印尼将回祈团列为恐怖组织,并加强打击力度,到2007年回祈团成员仅剩约200人左右,阿布峇卡·巴希尔被捕入狱,但在狱中继续从事激进活动。^[4]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也充当了反对宗教自由与多元主义的先锋,如“捍卫伊斯兰阵线”、“伊斯兰乌玛论坛”、“印尼解放党”、“伊斯兰乌玛乌里玛论坛”、“印尼伊斯兰宣教委员会”、“伊斯兰世界联盟印尼委员会”、“伊斯兰教青年运动”、“学生行动阵线”、“圣战者理事会”、“圣战民兵组织”、“伊斯兰团结理事会”等,其中一些组织甚至具有恐怖暴力性质,如“圣战民兵组织”就是一个准军事化组织,时常进行公开的军事训练,还派出大量民兵到宗教冲突地区参加“圣战”。

此外,印尼独立后,由于民族政策的偏差及宗教信仰的差异等,加上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分离活动从未停止,主要表现为亚齐、伊里安查亚、廖内省的分离活动及马鲁古及西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的分离活动。这些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激进色彩,如“自由亚齐运动”强烈要求脱离政府的控制,建立伊斯兰国家,2003年7月14日它甚至与回祈团一同制造了印尼国会大厦爆炸案。

总而言之,极端伊斯兰势力的长期存在及不断增长,为“伊斯兰国”向印尼的渗透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2016年初,“印尼解放党”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有73%的人支持引入伊斯兰教法,81%的人赞成将印尼建设成一个宗教国家。印尼的宗教事务部部长赛义夫丁也承认,民众中确有一种“支持伊斯兰教法中某些元素的诉求”。^[5]

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在印尼的长期经营为“伊斯兰国”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外部条件。一直以来,“东南亚地区大量好战的伊斯兰团体的存在并逐渐兴起,适合恐怖主义发展的地区环境,以及多民族、宽容、世俗的社会体系,使得基地组织逐渐渗透进这个区域”^{[6] P38-39},印尼也不例外。回祈团的首任领袖阿卜杜拉·逊卡是带有也门血统的印尼人,他在伊斯兰团与基地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1999年逊卡去世,阿布峇卡·巴希尔接过领导权,成为该组织的精神领袖。2002年巴希尔被捕后,曾在阿富汗受训的阿布·鲁斯丹接管了回祈团,重建了军事组织。回祈团的许多重要成员都曾在阿富汗参加过针对苏联的圣战,有些成员甚至拥有双重身份,如汉巴利既是基地组织在东亚的重要负责人,又是回祈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7] P28-29} 因此,基地组织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指导回祈团,还在人力、财力上给予很大的支持,而回祈团则将成员送到阿富汗接受爆炸、武器及暗杀训练,为基地组织在东南亚活动提供援助。对此,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曾指出:回祈团“是基地组织在东南亚各国的首席代理人与合作者。”^{[8] P33-34}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渊源非同寻常,曾有学者将“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关系分为合作期(1999~2004年10月)、效忠期(2004年10月~2013年3月)、离心期(2003年3月~2014年2月)、自立期(2014年2月至今)四个时期,^②可见,至少在2014年以前“伊斯兰国”与基地的联系一直是较密切的,

① 参见阎德学、孙超《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层累构造与演化逻辑》,《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刘乐.“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2)。

这就为以后的“伊斯兰国”势力的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上述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伊斯兰国”势力不断向印尼渗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伊斯兰国”在印尼渗透与扩张的途径

从2014年6月成立至2015年1月，“伊斯兰国”的武装人员由万余人激增至10多万，实际控制区域近30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的军事胜利及不断向全球蔓延的势头，对印尼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极具吸引力。光是2014年8月，就约有800名印尼人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印尼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纷纷支持“伊斯兰国”。印尼国家警察总长巴罗丁·海迪上将(Badrodin Haiti)表示，到2016年初，印尼有3个极端组织及21个宗教团体支持伊斯兰国。这3大极端组织是：1. 回教祈祷团(JI)；2. 统一圣战组织(Tauhid wal Jihad)；3. 印尼回教国(NII)。21个宗教团体中比较有名的有7个：“唯一真主游击队”(JAT)^①；“东印尼神圣战士”(MIT)；“一神论和圣战者社区”(JTI)；万丹环(Ring Banten)；“伊斯兰法学生运动”(Gema Salam)；“西印尼圣战组织”(MIB)；“伊斯兰教法活动人士论坛”(FASKI)^[9]。2016年3月18日，印尼国警情报安全局主任佐哥也透露：有1085名印尼公民成为“伊斯兰国”成员，其中543人是核心成员，246人是死心塌地的支持者，296人是同情者。^[10]

总体而言，“伊斯兰国”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在印尼不断渗透和发展的：

(一)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社交媒体是传播“伊斯兰国”信息的重要手段，它包括社交网站、视频网站、论坛等。印尼国内主要的“伊斯兰国”宣传网站有：由教士穆罕默德·法赫利(Muhammad Fachry)建立的“al - Mustaqbal”网(<http://al.mustaqbal.com>)，它经常刊载伊斯兰圣战思

想家阿曼(Aman Abdurrahman)教士的言论；由“伊斯兰法学生运动”管理的“Shoutussalam”网(<http://shoutussalam.com>)；由阿布峇卡·巴希尔支持者管理的“Muslim Daily”网(<http://muslimdaily.net>)，此外还有激进圣战聊天论坛“Forum Islam al - Busyro”(http://twitter.com/forum_al_busyro)等。这些网站更新频繁、内容丰富，网页上充斥着具有震撼力的图片，极具社会影响力。此外，印尼“伊斯兰国”支持者还习惯利用YouTube等视频网站的影响，如2014年6月该网播出“加入我们的行列”(Joining the Ranks)视频，在视频中圣战者西雅(Bahrum Syah)呼吁印尼信徒加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在穆斯林社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响。^[11] (P20~21) 2015年年初，印尼互联网上甚至出现了印尼圣战者在叙利亚号召穆斯林推翻雅加达政府的视频，这被认为是“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对印尼主权的第一次公然挑衅。通过这些社交媒体，“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在印尼得以渗透。

(二) 监狱、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成为“伊斯兰国”极端思想的传播地

由于过度拥挤和资源有限，印尼监狱往往无法将圣战囚徒与一般监狱囚犯隔离开来，圣战囚徒因其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和煽动性的宣讲技巧而受到穆斯林囚犯的尊敬，许多囚犯被发展成伊斯兰武装恐怖分子，有些甚至在获释后前往叙利亚参与“伊斯兰国”。2017年初，印尼国会法律修订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哈末表示，目前的监狱改造工作完全不达标，更像是罪犯的学校。^[12]此外，伊斯兰习经院(pesantren)是另一个重要的“圣战孵化场所”。在印尼有超过30000个的习经院，有些习经院成为恐怖分子的孵化场。在过去的10年中，极端组织所招募的新兵中来自世俗公立学校和来自伊斯兰教育机构的几乎一样多。在印尼，孵化圣战分子的习经院主要在中爪哇，包括恩鲁克地区的慕敏习经院(Al - Mukmin)；玛克丹(Magetan)地区的穆斯林习经院(al - Muslimin)；博约拉利

① Jamaah Anshorut Tauhid(JAT)由巴希尔建立于2008年，2010年最高峰时拥有数千名成员。2014年7月巴希尔宣布支持“伊斯兰国”，约80%的JAT成员加入新成立的“回教法捍卫者”(Jamaah Anshorut Syariah,即JAS)；“东印尼神圣战士”(Mujahidin Indonesia Timur)由唯一真主游击队前成员桑托索于2011年创立。“一神论和圣战者社区”(Jamaah Tauhid wal Jihad)在2014年由印尼最激进、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圣战思想家阿曼创立，结构松散。“万丹环”1999年从印尼最古老的圣战组织“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分裂而来。“伊斯兰法学生运动”自2013年以来成为印尼各地校园的伊斯兰国的一个强烈支持者。它经营着网站the Shoutussalam.org，还翻译和在线出版印尼文的“伊斯兰国”杂志《Dabiq》；“西印尼圣战组织”(Mujahidin Indonesia Barat)2012年建立于西爪哇，由阿布·乌玛(Abu Umar)领导。“伊斯兰教法活动人士论坛”(Forum Aktivis Syariat Islam)由法赫利和西雅在2013年初建立，其主要网站是al - Mustaqbal.com，是一个传播阿曼教义的主要平台，见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Offices.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Support for The Islamic State (Final Report) [R]. 2016 - 01 - 06, USA, pp. 13 - 14.

(Boyolali) 地区的撒亚哈达(Darus Syahadah) 习经院, 此外还有东爪哇的伊斯兰(al - Islam) 习经院和伊赫拉斯(al - Ikhlas) 习经院等。另外, 由于政府对清真寺的管理很松散, 某些清真寺也成为伊斯兰国势力的动员场所, 如雅加达勿加泗地区的穆纳瓦罗清真寺等。^{[11] [P21]}

(三) 招募和选派成员前往叙利亚前线作战

除了宣扬“伊斯兰国”教义外, 印尼各激进回教组织和团体如“回祈团”等, 通常与“努斯拉阵线”、“唯一真主游击队”和“东印尼神圣战士”等组成联盟, 派员到“伊斯兰国”前线参战。如“回祈团”下属机构“希拉亚迈协会”(HASI) 为其成员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前往“伊斯兰国”前线的旅费和医疗援助。“伊斯兰教法活动人士论坛”有多个渠道帮助希望加入“伊斯兰国”人员, 其成员沙林·穆巴洛克(Salim Mubarak) 曾帮助五个印尼学生进入叙利亚。一些印尼学生则通过互联网与叙利亚保持联系, 如慕敏习经院的校友使用“脸书”联系在中东地区学习的校友, 通过这些校友与叙利亚武装组织取得接触。此外, 一些在中东国家学习的印尼学生受“伊斯兰国”教义的影响, 放弃学业在当地加入“伊斯兰国”。这些到达圣战前线的印尼人最初多进入一个特殊的自卫队, 即2014年9月建立的“马来群岛单位”(Katibah Nusantara) 现称为“群岛筹备小组”(the Majmu'ah Persiapan al - Arkhabily) 其主要领导人包括经验丰富的印尼圣战者西雅和沙林·穆巴拉克(Salim Mubarak) 等, 据估计到2016年12月该小组成员约200人。^{[13] [P6]}

三、“伊斯兰国”对印尼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总体而言, “伊斯兰国”在印尼的影响并不大。从民间层面看, 几乎所有的主流穆斯林组织是反对“伊斯兰国”的。如拥有5000万会员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 的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斯塔库夫(Yahya Cholil Staquf) 公开表态说“我们直接挑战‘伊斯兰国’的思维”。^[14] 2014年7月底“伊斯兰国”印尼分支领导人阿布·穆罕穆德发布招募视频, 动员同胞拿起武器, 加入圣战。对此, 宗教事务部长鲁克曼·哈金·赛胡丁针锋相对地否认“伊斯兰国”的正义性, 称他们只是一群极端暴力分子。印尼的穆斯林最高机构“乌理玛委员会”(MUI) 随后发布警告, 不允许穆斯林加入“伊斯兰国”。乌理玛前主席哈欣宁·穆扎迪于2014年8月4日发表书面声明, 称“伊斯兰国”是中东的伊斯兰现象, 并不符合印尼国情。^[15] 印尼知名激进主义传教士阿布·卡塔尔达(Abu Qatadah)

更是尖锐地指出, “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声明是单方面的, 未经一个代表广大穆斯林或至少代表来自几个国家的圣战组织的宗教委员会的同意。^{[16] [P16-17]} 同年8月7日, 印尼几个主要穆斯林组织的领导人联合成立“印尼宗教学者理事会兄弟会论坛”(Forum Ukhuwah Islamiyah Majelis Ulama Indonesia, 即FU - MUI), 宣布“1. ‘伊斯兰国’是一个激进的运动, 它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活动, 却不推动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情和仁慈的教义。相反, 它使用暴力谋杀无辜, 销毁被穆斯林视为神圣的地方, 试图摧毁由穆斯林社区反殖斗争而形成的国家。2. 穆斯林群众组织和其他机构拒绝‘伊斯兰国’运动在印尼的存在, 因它有巨大的潜力将穆斯林社区分裂和动摇印尼共和国基于“潘查希拉”的统一。3. 我们敦促所有穆斯林不要被‘伊斯兰国’的暴行和挑衅所煽动。我们警告所有穆斯林组织、机构、清真寺和家庭保持警惕, 防止‘伊斯兰国’运动在我们国家各个角落的发展。4. 我们支持政府快速的、适当的和坚决的行动以禁止‘伊斯兰国’运动, 敦促政府执行相关法律”。^{[16] [P21-22]}

在主流伊斯兰组织的影响下, 普通伊斯兰民众也对“伊斯兰国”多持反对意见。2017年初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印尼, 79%的人对“伊斯兰国”持反对态度。^[17] 此外, 印尼政府估计本国“伊斯兰国”支持者的数量在1000人左右, 相比印尼2亿多的人口, 该比例是很小的。^{[18] [P2-3]} 这是因为, “伊斯兰国”信奉的萨拉菲主义属于逊尼派的罕百里学派, 而东南亚则属于逊尼派的沙斐仪派, 教法学派的不同使“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渗透缺乏广泛的宗教认知基础。^{[19] [P48]}

从政府层面上看, 印尼政府对“伊斯兰国”更是强力打击。2014年7月印尼国家反恐局(BNPT) 局长绍德(Ansyad Mbai) 建议, 根据2006年国籍法第23条, 对那些“自愿宣誓或声明效忠外国某国或其一部分”的人撤销印尼国籍。2014年8月4日在一次特殊的安全会议上, 印尼安全事务统筹部部长佐科·苏延托(Djoko Suyanto) 宣布“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是与“潘查希拉”原则相反的。8月5日, 印尼矫正局(the Corrections Directorate) 发出通知给所有监狱, 预防“伊斯兰国”在监狱和拘留中心的影响力。^{[16] [P19-20]} 9月14日苏西洛总统发布指令, 遏制“伊斯兰国”教义的传播。1. 进一步努力防止印尼公民加入“伊斯兰国”, 通过更有“选择性”地颁发护照和敦促驻雅加达大使馆谨慎地签发到中东的签证, 特别是建议土耳其政府加强对印尼人入境签证的审查。2. 加强监测已经在叙利亚的印尼人及他们可能的回

归活动。3. 严格监控在印尼的外国人。4. 更好地监督关押恐怖分子犯人的监狱。5. 加强对那些已知激进网络的发源地的地区安全的监察,如波索、安汶、东爪哇和中爪哇等地区。6. 部署“软实力”(soft power),由宗教部长和相关社区领导人及神职人员开展防止“伊斯兰国”扩散影响的活动。^{[16] [P20~21]}此外,印尼各地方政府也出台相关规定,如2014年8月12日东爪哇省长发表州长法规2014年第5号,规定此后在东爪哇禁止“伊斯兰国”运动;所有区、市进行关于“伊斯兰国”信息发布和相关公共指导活动;向安全部门报告所有“伊斯兰国”的活动;安全部门配合执法部门根据公众的报告采取行动。应该说,印尼政府及民众的抵制是“伊斯兰国”无法在印尼大力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印尼的伊斯兰极端势力。2014年2月,“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断绝了与“伊斯兰国”的关系。2014年6月巴格达迪宣布正式建立“伊斯兰国”并自称哈里发后,虽然在玛琅、梭罗、望加锡、明古鲁、楠榜、东加里曼丹等地都举行了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活动,到2014年8月底,估计有2000人宣誓效忠巴格达迪。^{[16] [P15~16]}监狱里的巴希尔在2014年7月2日宣誓效忠巴格达迪。7月13日“唯一真主游击队”的宗教和行政委员会开会并决议,说巴希尔的决定违反了伊斯兰法律,禁止该组织的成员服从巴希尔的决定。7月17日巴希尔正式向“唯一真主游击队”承认他对巴格达迪的效忠宣誓,并表示该组织所有成员必须服从他的这个决定,否则就得离开该组织。巴希尔解除了行动指挥官莫查末(Muhammad Achwan)和宗教委员会负责人哈兹米(Fuad Hazimi)的职务,由阿菲夫(Afif Abdul MAjid)接替二人。2014年8月,莫查末、哈兹米及巴希尔的两个儿子阿都罗欣(Abdul Rohim)和罗希德(Rosyid Ridho)决定建立新的组织,即“伊斯兰法捍卫者”(JAS),其宗旨是争取印尼全面实施回教法,由莫查末任领导人,阿都罗欣为回教法委员会主席。该组织迄今已在雅加达、西瓜哇、中爪哇、东爪哇、西努沙登加拉和明古鲁等多个省份取得发展,成员超过2000人,这使得巴希尔在“唯一真主游击队”中的影响力被削弱,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伊斯兰国”在印尼的影响。然而,印尼恐怖主义专家诺胡达也警告说,“伊斯兰国”分裂组织的成员可能会采取行动证明他们比原组织的成员更厉害,这无疑对印尼的安全造成威胁。^[20]2016年2月印尼反恐部队展开连串突击行动,逮捕了41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其中就有约30名是

“伊斯兰法捍卫者”成员。^[21]

四、印尼反“伊斯兰国”斗争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整体而言,伊斯兰国在印尼的生存空间有限,但是鉴于“伊斯兰国”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印尼政府在反“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 “伊斯兰国”问题的国际性

东南亚的“伊斯兰国”问题并不局限于印尼,而是区域性的国际问题。从中东来的“伊斯兰国”成员大都从马来西亚进入印尼的苏拉威西岛或加里曼丹岛,后再流窜至印尼的其他各岛。此外,马来西亚是极端分子前往中东的跳板,新加坡也面临严峻挑战。2014年4月,新加坡一名19岁青年曾策划以“独狼式”手段在新加坡发动袭击,甚至刺杀总理李显龙和总统陈庆炎。2016年1月4日,一个伊斯兰圣战论坛上传出一段视频,视频中阿布沙耶夫武装组织首领之一伊斯尼龙·哈皮龙(Isnilon Hapilon),与其他三位来自菲律宾苏禄群岛和巴西岛的极端组织头目一起,在菲律宾野外行军,并用阿拉伯语高喊极端主义口号,宣称要联合起来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效忠。^[22]美国国外军事研究办公室(The Army's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显示,印尼已成为招募国内人员和外国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的双重根源地。^{[23] [P5~6]}

可见,印尼面对的不是孤立的国内恐怖袭击,而是国内外恐怖主义的联合进攻。2017年3月7日,万隆巴查查兰大学国际关系专家颜彦教授在雅加达表示,未来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将不仅基于宗教,也可能基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此,印尼需要加强各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24]鉴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在应对“伊斯兰国”问题中的相似性,深化在东盟内部及其合作伙伴的情报、警察和边境巡逻的合作将是至关重要的。2007年通过的《东盟反恐公约》,已为区域内国家反恐合作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架构,2015年缅甸东盟峰会则在共同开展行动打击极端组织方面取得了共识。此外,印尼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反恐合作,如2016年3月6~7日在雅加达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OIK)首脑特别会议,致力于消除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同年5月9日在雅加达会议中心召开“温和伊斯兰教领袖国际峰会(ISOMIL)”,目的在于促进改善公共政策,以解决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25]

印尼的对外反恐合作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从东南亚区域反恐层面上看,由于东盟各国不同的国

情及其与外部大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敌友观念,使地区合作难以实现。东盟各国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及性质方面存在分歧,影响了东盟通过地区合作来应对恐怖主义挑战。迄今为止,东南亚地区反恐合作的范围比较狭窄,反恐合作的层次也有待深化。另一方面,从国际反恐层面上看,“9·11”事件后,美国加强了与印尼的反恐合作,帮助印尼加强反恐能力建设,进行情报共享,并实施了一个1.57亿美元的计划,以帮助印尼学校强化世俗公共教育等。但是,一般而言美国在东南亚的现行反恐政策多侧重以军事手段为主打击恐怖主义,支持配合其行动的各国政府与其军队,却刻意忽略了一些可能引发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这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挑战。因此,东南亚各国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恐合作中多持保留态度,无法全力配合,印尼也不例外。

(二) 印尼相关法律制度上的漏洞

纵观“伊斯兰国”在印尼的渗透和发展过程,印尼在打击恐怖活动中还存在相当大的法律漏洞。2002年巴厘恐袭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助下,印尼成立了“88反恐突击队”。2003年,印尼政府颁布15号反恐法,该法第26条规定,警方至少需要掌握两个初步证据才能对恐怖嫌疑犯采取执法行动,且必须征得当地地方法院批准才能进行侦查,这无疑非常误事。^[26]2016年1月雅加达恐怖袭击后政府即要求国会从速修订2003年第15号反恐法,由全国反恐机构(BNPT)负责编制反恐法修订草案。同年8月印尼全国警察首长蒂托指出,希望有关当局在修订反恐法时要考虑现代恐怖与极端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27]2017年3月15日印尼国会议长诺凡托在国会全会开幕时表明,国会致力于加速审议成为2017年优先事项的10个法案,其中就包括关于2003年第15号反恐法令的修订案。^[28]

此外,“在(印尼政府)需要解决的各种挑战中,改革监狱制度是最紧迫的问题”。^{[18] [P6-7]}长期以来,印尼监狱存在着腐败猖獗、过度拥挤、缺乏适当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信息管理不足等问题,对囚犯的监督改造作用大打折扣。如回祈团头目巴希尔曾因发动恐怖袭击而被捕及拘留多次,但每次都因证据不足而受轻判。2010年他因提供经费训练亚齐恐怖分子而被判处15年徒刑,虽被关押在奴沙甘望岸岛上,却仍能与外界保持接触。因此,印尼监狱曾一度被认为是圣战招募的最肥沃的土壤,^{[29] [P29]}改革监狱制度、提升监狱对圣战分子的惩戒作用就成为印尼政府的当务之急。2016年12月,印尼国家反恐局属下的预防与去除激进化计划副主任阿都拉曼表示,2017

年初位于雅加达以南茂物的洗都(Sentul)改造监狱将被启用,此后可将恐怖分子和其他犯人分隔开来,消除伊斯兰恐怖份子在狱中的负面影响。^[30]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也缺乏对获释圣战分子的后监管。截止到2016年10月,印尼安全部门已无法追踪到约200名被释放的恐怖主义犯人的踪迹,这些人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旦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所蛊惑,很容易再次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29] [P29]}2017年2月万隆一公园发生高压锅爆炸案,嫌犯亚雅特(Yayat Cahdiyati)曾因抢劫加油站以资助亚齐省的一个准军事训练营而在2012年被判入狱三年,出狱后即加入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神权游击队(Jemaah Ansarud Daulah)”。^[31]

(三) 回国圣战分子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随着“伊斯兰国”不断受到打击,一些印尼籍的圣战分子开始回国,仅2016年初回国的圣战分子就有数百名。对此,一些专家表达了担心,如雅加达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主任(IPAC)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就曾指出,“从叙利亚回国的印尼战士将带来新技能、经验、人脉、信誉和必死的信念,他们可能对印尼的安全造成威胁”。^[32]2016年10月印尼全国警察总长蒂托(Tito Karnavian)也表示,当局正密切追踪约40名从叙利亚返国的武装分子,这些拥有实战经验的武装分子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33]因此,既需要监测已经在叙利亚及可能回归的印尼圣战者,也应为这些回归者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因为这可以防止他们重新走上激进道路。2017年3月国家反恐局去激进化厅副厅长卡迪尔(Abdul Rahman Kadir)少将就曾表示,实施去激进化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提供经济资助。^[34]

(四) 社交媒体发展战略是长期性战略

“伊斯兰国”通过互联网在印尼进行渗透,突显了政府使用创新的现代通信对抗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增长的威胁的重要性。亚洲科技媒体网站TechinAsia称,2011年大约有3540万印尼人使用“脸书”,是世界第二大用户。同时,印尼也是推特的世界第四大用户,用户超过480万,还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因此,印尼政府需要重视网络反恐,包括通过媒体、文化、教育论坛和宗教论坛,打消印尼民众对“伊斯兰国”的盲目向往。^[35]在这方面,一些主流穆斯林组织已经开始行动。如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在2016年初组织了一个500人的网络大军,“网络战士”每天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有关印尼温和派伊斯兰主义的资讯。他们还成立新网站,提倡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主张的温和派伊斯兰主

义,希望以此来主导虚拟世界。此外,该团体还设计一个应用软件和设置网络电视频道进行相关宣传。对此,印尼穆斯林危机中心的恐怖主义专家苏加拉表示,“今时今日,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互联网。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制作越多的温和派思想主义网站,就越能够确保民众心理的健全”。^[36]但相比“伊斯兰国”势力的宣传网络,印尼政府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 [1]新媒称伊斯兰国组织穷途末路在叙遭全面包围[EB/OL]. http://news.163.com/17/0207/10/CCLRQ0MJ00018AOQ_all.html.
- [2]国际观察“伊斯兰国”为何对印尼下手[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1/15/c_1117791599.htm.
- [3]Ahmed S. Hashim.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Asia[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 Singapore 2015.
- [4]伊斯兰国与印尼[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4-09-29.
- [5]“伊斯兰国”在印尼开辟“第二战场”? [EB/OL].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11668>.
- [6]Paul. J. Smith ed. Terrorism and Violence in Southeast Asia: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o Stat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C]. M. E. Sharpe 2005.
- [7]茶文诗. “伊斯兰祈祷团”: 不容忽视的东南亚极端恐怖组织[J]. 当代世界 2005(1).
- [8]柳思思、肖洋. 论伊斯兰祈祷团的结构及其应对措施[J]. 东南亚研究 2011(1).
- [9]警察总长公布3个极端组织与21宗教团体支持伊斯兰国[EB/OL]. <http://news.news-com.cn/a/20160124/10249175.shtml>.
- [10]印尼情报局官员: 逾千公民成为IS成员[EB/OL]. <http://news.sina.com.cn/o/2016-03-18/doc-ixqnsty4562474.shtml>.
- [11]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Offices.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Support for The Islamic State (Final Report) [R]. 2016-1-6, USA.
- [12]印尼警方: 万隆恐袭案显示印尼改造恐怖分子策略失败[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7-03-02.
- [13]Joshua Spooner. Assessing ISIS Expansion in Southeast Asia”, Major Threat or Misplaced Fear? [R], Wilson Center 2016.
- [14]为什么说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却能抵制ISIS的影响力? [EB/OL]. http://bbs.tiexue.net/post2_10899616_1.html.
- [15]张慧. ISIS: 在印尼蔓延, 向全球渗透[N]. 青年参考 2014-08-13.
- [16]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IPAC). The Evolution of ISIS in Indonesia [R] 2014.
- [17]Arsla Jawaid. Indonesia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How big a danger do returning fighters pose to Indonesia? [EB/OL]. <http://thedi diplomat.com/2017/03/indonesia-and-the-islamic-state-threat/>.

<http://thedi diplomat.com/2017/03/indonesia-and-the-islamic-state-threat/>.

- [18]Dirk Tomsa. The Jakarta Terror Attack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donesi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J]. Perspective, 2016, No. 5.
- [19]张金荣. 伊斯兰国向东南亚渗透剖析[J]. 当代世界 2016(6).
- [20]因效忠伊斯兰国组织阿布峇卡遭儿子亲信背弃[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4-08-14.
- [21]印尼逮捕41伊斯兰极端分子其中五人或涉雅城恐袭[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6-02-22.
- [22]IS扩张与东南亚反恐危机[EB/OL]. <http://toutiao.com/i6239595208854471170/>.
- [23]靳晓哲、李捷. “伊斯兰国”与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J]. 东南亚研究 2016(3).
- [24]专家: 印尼应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N]. 国际日报[印尼] 2017-03-08.
- [25]致力于消除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N]. 世界日报[印尼], 2016-05-10.
- [26]伊斯兰国的生存之道揭秘(二)(N). 世界日报[印尼], 2016-01-19.
- [27]警察首长: 印尼反恐法弱点太多须纠正[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6-08-15.
- [28]诺凡托说明国会今年优先立法的10个法案[N]. 国际日报[印尼] 2017-03-16日.
- [29]Zachary Abuza. The Strategic and T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Islamic State on Southeast Asia’s Militant Groups [J]. Georgetow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2016(Fall).
- [30]印尼总警长: 明年着重对付恐怖主义及网上造谣者[EB/OL].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6-12-31.
- [31]印尼警方: 万隆恐袭案显示印尼改造恐怖分子策略失败[EB/OL].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7-03-02.
- [32]Andrew Zammit. The impact of Syria alumni on Indonesian jihadism [EB/OL].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the-impact-of-syrian-alumni-on-indonesian-jihadism/>.
- [33]印尼密切追踪40返国有圣战经验武装分子[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6-10-18.
- [34]反恐局: 400多名前恐怖分子未“去激进化”[N]. 国际日报[印尼] 2017-03-04.
- [35]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Influence [EB/OL]. <http://thedi diplomat.com/2014/09/indonesia-malaysia-and-the-fight-against-islamic-state-influence/>.
- [36]印尼最大伊斯兰团体设网络大军反恐[N]. 联合早报[新加坡] 2016-05-08.

[责任编辑: 胡潇文]

ABSTRACTS

(1) On China-Indonesia Marine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Ge Hongliang Peng Yanting • 1 •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a strategic initiative proposed by China government, which aims at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common development among countries alongside the road.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partnership is a way to implement China's initiative. After China's initiative of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donesian president Joko Widodo also put the maritime route strategy and pushed it actively. Linkage of maritime strategies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is helpful to promote marin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id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build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Road. However, building maritime partnership still faces a lot of challenges. China and Indonesia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marine infrastructure, marine economy,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while, the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mechanism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achieving profit sharing and promoting China-Indonesia marine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Maritime Route; Maritime diplomacy; Marine partnership; Indonesia

(2) ISIS's Infiltration, Expansion in Indonesia and Indonesian Government's Countermeasure

Shen Yanqing • 9 •

Abstract: Under the heavy attack to the Islamic States (ISIS) by the countries led by USA since 2015, ISIS's "controlled fields" have been shrinking. In order to seek a way out, ISIS is trying to build "the Caliphate" outside the Middle East. Indonesia is one of the ISIS's targets. ISIS has infiltrated to Indonesia and expanded. So far, most studies on the "ISIS" in Southeast Asia focus on macro perspective, and the case studies concerned are not widely availab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SIS's background, penetration, influence and expansion in Indonesia, and the challenge which Indonesian government will face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Islamic state.

Key Words: ISIS; Indonesia; Infiltration; Expansion; Countermeasure

(3) On Religious Extremism Forces in Pakistan

Ma Yong Yang Yu • 16 •

Abstract: Religious extremism forc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tive in Pakistan, and violent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occur frequently. Religious extremism in Pakistan has profound and complicated roots, including the domest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out of control during the Islamization process,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Pakista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Moreove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US and Pakistan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aggravating situation. The religious extremism has become a serious issue which is unable to avoid in Pakistan's internal and foreign affairs.

Key Words: Pakistan; Religious extremism; Roots; Affects

(4) Indian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Pang Jingran Zhang Guangxin • 26 •

Abstract: India has been threatened by terrorism since its independence, and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laws in dealing with terrorism. Its legal system is relatively complete. In the 1950s, India began to carry out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his legal system, increased the perfection of the law content, and enhanced its operability.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and its military's ability to respond to as well as fight against terrorist activities has been enhanced. However, with increa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power,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he abuse of power, the controversy of anti-terrorism legitimacy and other issues arise and have not been resolved yet.

Key Words: India;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Terrorism

(5)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er Political Parties in Singapore in Post-Lee Kuan Yew Era

Zhong Lijiao • 32 •

Abstract: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Singapore in 2015 was seen as an event with indicator significance because Lee Kuan Yew, a founding father of Singapore, died in that year, younger voters of "post-65 generations" became